



向东野圭吾靠拢的推理小说

其实，我只想和他，手牵手在校园里散步……

8cmの禁忌

禹说
◎ 著

8cmの禁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8cm的禁忌 / 禹说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104-1184-7

I. ①8… II. ①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52712号

8cm的禁忌

作 者: 禹 说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190千字 印张: 10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184-7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录

CONTENTS

>>>

- 1 / 第一章 管窥蠡测
- 31 / 第二章 错失良机
- 56 / 第三章 急转直下
- 81 / 第四章 意外拜访
- 107 / 第五章 浮出水面
- 127 / 第六章 横生枝节
- 150 / 第七章 激流暗涌
- 176 / 第八章 冰释前嫌
- 202 / 第九章 惹火烧身
- 228 / 第十章 绝境援手
- 252 / 第十一章 风口浪尖
- 280 /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
- 315 / 尾声

第一章 管窥蠡测

莫非，许雨晴死了？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如晴天霹雳般，让她浑身一颤，梦中的痛切和冰冷迅速漫遍全身。

1

脚步声像雨点从楼上扫到楼下，在上课时的空寂中分外响亮。在楼梯边第一个办公室里的于真竖起耳朵，辨别其中是否有话语声，可是，没有，只有不同的鞋底急促敲打地面的声音，嘚嘚嘚，啪啪啪，嚓嚓嚓。那嘚嘚嘚的声音非常耳熟，如果猜得没错，应该是张蕊的白色达芙妮。

她不假思索地站起来，快步向门外走去，越过薄薄的门板，正好和张蕊、陈一民、马连坤三人打了个照面。

“陈书记，马主任，你们是要去看许雨晴吗？”她急问。

事隔两日，那晚的事情仍历历在目，迷蒙血色像是打开了她心里某个封印，让她一连两天噩梦不断。梦中，躺在那片暗红阴影之上的人，不是许雨晴，却是一张最熟悉的面孔，让她触目即醒。醒来后，冷汗湿了后背，她心悸气喘，再难入眠。

陈一民习惯性地皱皱眉头，把应该投给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蟑螂的目光抛向她，从两片薄唇间挤出一句话，“少管闲事，该干吗干吗去！”

她只得求助般地把视线放到马连坤身上。前天晚上，他还夸她来着，现在难道连一个简单的回答都要这么吝啬？

马连坤却冲她挥挥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去忙吧，没事。”然后转头就向楼门口走去。

张蕊回头向她无奈一笑，快步跟上两位领导。

她快快地回到办公室，电脑屏幕右下角的那个鱼形头像跳跃不停。她点开它，果然，跳出来一连串的追问。

“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干吗呢？”

“又玩失踪。”

她抬手在键盘上敲下一句话，“刚刚出去了一趟。”

失水鱼儿“噢”了一声，问她干什么去了。

她的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却没有按下去，眼神呆滞，精神恍惚。

刚刚他们为什么不回答？为什么表现出厌恶和不耐烦？肯定是她猜对了，他们确实是去看许雨晴。那为什么不让她知道？张蕊为什么无奈地笑？那丝笑不仅苦涩无力，还有一种要倒大霉的阴晦。

莫非，许雨晴死了？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如晴天霹雳般，让她浑身一颤，梦中的痛切和冰冷迅速漫遍全身。

不可能，昨天早上张蕊回来之后，明明说许雨晴已经度过危险期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马连坤这个系主任都出动了，学生的事情都应该归书记管。

屏幕右下角的鱼形头像跳跃不止，虽然她与失水鱼儿未曾谋面，潜意识里，她却一直认为他戴眼镜。但不管他戴眼镜与否，她都不会去求证这个问题，隔着一个网络交往，已是她的最大尺度。

她此时的心思不在他身上，便迅速在键盘上敲一句，“我下了！”就匆忙跑出办公室，去追刚刚那三个人。

那三个人在百米之外健步如飞，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钻进马连坤的大众一汽，绝尘而去。

有钱人坐小汽车，没钱人坐大汽车。她心急如火地向校门口跑去。

幸好赶上一辆正要开的公共汽车，她从人缝中挤了进去。

许雨晴入住的医院她知道，昨天张蕊说过，并交代她这事不要外传。学生跳楼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她懂。但既然她已经是局内者，那这三个人还要对她隐瞒什么？别忘了，人还是她救的呢。

一路上，她虽心事重重，但仍习惯性地用手护住身体，不让别人触碰，那一个个身躯散发出来的热气和汗味让她莫名反感。

到了医院，她并不急于去病房，而是先到停车场巡视一番。果然，马连坤那辆大众一汽停在其中。

她走出停车场，找到病房大楼，搭电梯直奔十二楼。

十二楼的过道里人来人往，穿白大褂的是医生、护士，穿白底蓝条纹的是病号，穿便服的是陪护、家属。这些人的表情都很淡，罕有笑容。

跟在一个医生后面，她终于找到了1205病房。

病房的门敞开着，一个白大褂走了进去，她停在门边，屏气凝神，听里面的动静。确定没有人会突然从里面走出来，她再慢慢、慢慢地把头往门边探过去。

视线投入病房那一瞬间，她迅速把里面的情况浏览一气，然后缩回脑袋，在脑海里回放刚刚“录制”的情景。

房间里有四张病床，四位病人旁边都有陪护，房间里有白色、白底蓝条纹、灰黑蓝绿，就是没有柠檬黄。柠檬黄是非常醒目的颜色，她应该不会忽略，可奇怪的是，没有，那是张蕊的外套的颜色。

她往过道两头张望，同样没有发现柠檬黄，只得又斗胆把脑袋探进去，让视线多停留两秒。可是奇怪的是，里面确实没有那三个人。她不再紧张，赶紧仔细地往四张病床上看去，其中居然没有许雨晴！虽然她与许雨晴仅一面之缘，但许雨晴的漂亮叫人过目不忘，尽管是在那种鲜血淋漓的情况下。

纳闷之下，她拉住一个路过的医生，问1205房的许雨晴去哪儿了。

“搬到1305了。”

她赶紧掉头，匆匆忙忙向电梯间走去。

站在封闭的电梯间里，她心生疑惑，许雨晴为什么要换病房？

在电梯门哗一声打开，她走到过道上之后，这个疑惑才像迷雾一样渐渐散去。十三层的过道上人很少，地板光可鉴人，四下非常安静，病房的门厚重考究，跟楼下那种黄漆门板不可相提并论。门大多关着，偶尔有一两扇半敞，让她得以一窥。她看见里面的装修摆设如同家居一样，一张宽大的病床，旁边还有一张略小的陪床。

看来这是有钱人住的病房，她迅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

快要走到1305房间了，她看见房门关着，心里一沉，但走近细看，发现门留着一道细缝，并未关严。她欣喜若狂，因为它允许她投进视线，又能把她的身体遮挡得很好。

房间里果然有一抹柠檬黄，还有灰黑和深蓝。他们围绕着一个宽大的病床坐着，床上用白色被褥包裹的女孩，身穿呆板的蓝纹病号服，面容依然秀美，却是一脸冰霜。

这四人的说话声从细缝传出，被她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你看，陈书记和马主任对你都非常关心，为了你的事，陈书记觉也睡不着，饭也吃不好……”张蕊苦口婆心地说着，突然话锋一转，“孩子到底是谁的？”

孩子？什么孩子？于真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一股寒气从脊梁猛蹿到头顶，头皮阵阵发麻。

“你父母非常担心你，要求系里一定要严肃处理那个老师。你不说，我们也能查出来，但是，你自己说跟我们查是两码事，作为一个大学生，品行恶劣、道德败坏，学校可以马上勒令退学，但如果你把实情交代清楚……”张蕊声色俱厉。

许雨晴咬住嘴唇，眼睛望向窗户的方向，一言不发。

马连坤眯着眼睛，紧盯许雨晴。

陈一民虎着脸，覆舟唇（唇形的一种，形似覆舟）像时时可能射

出冷言冷语。

于真极力调整自己越发急促的呼吸，把门缝作为支点，旋转脑袋，除了看不见背对她的张蕊，房间里其他三人的表情都被她一一捕捉。

刚刚张蕊说什么处理老师是什么意思？于真把许雨晴跳楼、孩子、处理老师这三个片段拼合在一起，当即看到一幅诡异可怕的画面：许雨晴和某老师有了孩子，想不开跳楼自杀，被于真发现，医院检出流产的事实，通知学校和家长，家长要求处理那个老师……再把这些和陈一民、马连坤的讳莫如深联系起来，完全符合！

这个结论像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直击她的心头，撞得她头晕目眩，浑身乏力，甚至有点恶心想吐。她赶紧扶住墙壁，捂住胃部，不让自己瘫软下去，呕吐出来。

虽然她的身体反应强烈，但脑袋依然清醒。许雨晴显然不愿说出那个男老师是谁，是因为被威胁害怕，还是因为与那男老师有感情不愿意说？或者……她也不知道那个男老师是谁？

这个推测如同晴天霹雳，震得她头晕耳鸣！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……与此同时，系里所有男老师的面孔像跑马灯一样一一闪过，他们中有的严肃认真，有的随和亲切……难道说，这些都是假象，他们不过也是一群道貌岸然、笑里藏刀的恶人？她顿时寒彻心骨，浑身鸡皮疙瘩都泛了出来，腿下意识地一抖。

咚，膝盖撞在厚重的门板上，门板发出一声钝响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赶紧转身就跑，才跑出三步，就听到身后一声怒喝：“于真——”

她被这声音钉在原地，头皮发麻，但只得缓缓转过头去，正视陈一民那张愤怒到扭曲的脸。

2

于真绷紧头皮，做好迎接暴风骤雨的准备，但陈一民刚张开嘴，

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，眼神就被掳到别处，上下嘴唇一碰，变了语调，“您回来了？”脸上的淡定中有种惶恐在浮动。

嘟嘟嘟，听到条理分明的脚步声之后，于真嗅到一丝复杂的香味，既像檀香又像麝香，似乎还混有别的气味。她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位亭亭玉立的女人站在她旁边，一身高贵稳重的黑，腰间系一条玫瑰红皮带，下垂的手腕上戴着一条做工精细的赤金链。女人脑后的发髻梳得一丝不苟，面孔远不是一个“漂亮”能够概括的，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光芒从她身上散发出来，把身边人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雨晴要吃午饭。恕不奉陪。”简短的两句话，却底气十足。

于真能够肯定，这女人就是许雨晴的妈妈。

“噢，好，好，我们不打扰雨晴休息了。”陈一民脸上堆起笑，连说两声“好”。他的这些举动，于真都是第一次见到。

陈一民甚至连瞪于真一眼的工夫都没有，匆匆转身返回病房，很快，就携同张蕊、马连坤一起出来。那二人看见于真，眼神微微一颤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向于真身边的女人投去笑容，踢踢踏踏走过去。经过于真身边时，张蕊一把将她拉住，像揪铁钉一样，将她连根拔走。

于真被拉向电梯间，有点不甘心地回头望，只见许妈妈慢条斯理地向病房走去，身板挺立，脚步笔直，像在走钢丝。

待她被彻底拖进电梯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陈一民才把刚刚中断的怒目横眉重现脸上，但他没有直接责骂她，而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连坤，你们实验中心的人都很特立独行嘛。”

马连坤一听，便也对她怒目而视，训斥道：“你太不像话了！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她并不胆怯，领导训斥的次数太多，就会失去头几次的威力，变成家常便饭。何况这一次，还让她知道这么大一个内幕，她越发不惧怕了。相反，她倒想看看，这些领导，会怎么处理这件事，是偏向受伤害的学生，还是偏向自己系里的老师。

“我来看看许雨晴恢复得怎么样。”她眼神复杂地望向两位领导，意味深长地道。

“看了就看了，绝对不能把半点情况透露出去！”陈一民没有理会她的眼神，凶巴巴地说。因为刚刚看过陈一民对许妈妈的那谄媚一笑，她觉得他这话色厉内荏。

“许雨晴肚子里的孩子真是系里老师的吗？”她刚问出口，就感到衣角被人狠狠扯了一下，从那方向判断，应该是张蕊。

“不该管的事少管！”陈一民果然暴跳如雷。

“还没确定，不要乱说。”倒是马连坤圆滑些。

她还要再说什么，衣服再次被人用力拉扯，她的话便被扯回肚里。也好，她心想，反正看样子他们什么都不会透露，不如回去问张蕊。

寂静充满小小的电梯间。四个人把眼神抛到不会接触到其他人的地方，可是电梯里五面都是镜子，那些眼神反射来反射去，还是产生了交集。

于真看到张蕊的眼神曲折地落在自己身上，诡异古怪，仿佛监考老师在打量想作弊的学生。她转过头去，却发现张蕊没有看她，面色一如既往地平静。张蕊肤白胜雪，所以神情总是让人一览无余。

电梯门哗的一声滑开，一楼到了。

走出病房大楼，于真自顾自朝医院大门口走去。

“于真，过来。”马连坤在后面喊道。

她回头，只见张蕊正向她快步走来，拉了她的手说：“坐马主任的车回去吧。”

她没有拒绝，跟在张蕊后面上了车。

正是中午下班，路上车水马龙，汽车的速度都有所减缓，倒是小巧灵活的摩托车在车流中左右逢源，一路往前。

于真正望着窗外的汽车密林发愁，突然听见陈一民说：“连坤啊，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。”

“那就马家羊肉吧，于真能不能吃羊肉？”马连坤的语气异常和蔼。

“我回学校食堂吃。”于真却答非所问。

前面那两个人置若罔闻，谈论起马家羊肉的菜色来。

于真还要坚持，却被张蕊拉住了手。于真的手常年冰凉，张蕊的手既温暖又柔软，她便在这暖意中暂时缄默了。

四个人来到马家羊肉，那是小巷子里不起眼的一家小店，外面街道上却泊满小车，里面更是人满为患。于真四下张望，只见桌椅板凳不成套，新旧不一，地板油腻污秽。

这么差的环境，除非饭菜不一般，不然生意不会这么好。可是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该不是放了罂粟吧。于真对此深感怀疑。

未待多想，她跟在他们后面找座位。恰好有一桌人吃完离席，他们便占下还带余热的位置，招来服务员收拾残茶剩饭。

很快，羊肉汤端上来，四个人一人捧一个大饼，专心致志地啃。

饼皮香脆内里绵软，汤浓味重，多种香料的刺激味蕾，让舌头有种眩晕的感觉。

于真只吃了半个饼，就吃不下去了。陈一民和马连坤一人喝了两大碗汤，吃下两个大饼，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。看看于真碗里的剩汤和剩饼，陈一民说了一句：“吴江云校长说得真没错，平安就是福。”

“陈书记，”于真试探性地说，“要不咱报警吧？强奸未成年少女可是大罪！”

她本想用夸张的词引起陈一民的注意，可是陈一民却像没听见一般，自顾看了看张蕊干净的碗，夸奖道：“张蕊不错，能吃。”

于真便把目光转投到马连坤脸上。

“于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这些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和陈书记会处理。你要做的，就是保密，人言可畏，现在事情没有头绪，传出去，只能对工作不利，明白吗？以后你也不要再去看许雨晴了。”马连坤还算和颜悦色，循循善诱。

于真见妄自定罪都不能引起陈一民和马连坤的重视，只得点点头，再无言语，眼睛却冷冷地在二人脸上刮了一刀。他们何以如此漠

然、麻木？那边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这边却只得一句“对工作不利”。

她的脑海中出现了另外几张人脸，还有一些疑问，也在眼前这几张人脸上得到了答案。她正要发作，却被张蕊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，再看张蕊的脸，是一脸让她闭嘴的表情。

她只得闭嘴。不过，她安抚愤怒的自己，这只是“一时闭嘴”。

他们回到科技学院，已经是下午一点半。于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才一下瘫软在椅子上，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在胃里蠢蠢欲动，她赶紧找两颗斯达舒吞服下去，才感觉好些。想想刚刚那顿饭，算什么，闭嘴羹？难道说陈一民和马连坤想包庇肇事者？她想到这里，再次愤懑郁闷，胸口气得作痛。

不，他们兴许如此，但她绝不！她不能看着所有的溪流都汇进同一条河里！

她激动得手微微颤抖，不经意碰了一下桌上的鼠标，电脑上的屏幕保护很快消失，显出桌面来。她看到屏幕右下角有个不停跳动的鱼形头像，这才想起，上午走得急，不仅电脑没关，连QQ也没关。

她握住鼠标，双击鱼形头像。对话框很快跳了出来。

“又走，每次都这样。”

“真走了？”

“今天我不等到你，就不吃饭！”

失水鱼儿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十二点十分发的。现在他的头像暗了，但并不代表他不在，他长年隐身，跟她一样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发过去。

“还在吗？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很快回复了。

“当然！”他说。

“不好意思，今天真的有急事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请我吃午饭作补偿。”他说。

“你真没吃？”她不太相信。

“当然！”他非常肯定，肯定得有点怨怒。

她知道，他的执拗其实意不在吃饭，而在见面。他是科技学院大三的学生，她是科技学院的老师，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年了。他们在学校论坛上认识，刚满六个月。当时他告诉她他大二，她告诉他她在这学校待了两年，他便理所当然把她当成了同学。

他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借口吃饭约她见面，每次她都坚决拒绝。其实她不是不想见他，在梦里，她见到他不止一次。那种心跳若狂的感觉，像一遍又一遍的神谕。只是她觉得，在现实世界里，他们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她不愿意她或他一失足跌入那深沟内，再也没有办法爬起来。至少，现在还不行。

“你快去吃饭吧。我心里很乱。”她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看着那句“怎么了”，她思绪蜂拥。除了师生差别，他们还存在着另一条看不见的鸿沟。即使她能迈过身份和年龄的差距，他能迈过那条阴冷以至阴险的鸿沟吗？

突然之间，她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。她不仅可以把那个躲在角落里哭泣、失血的女孩拉起来，还可以选择把那扇通往他的窗户打开，或者彻底关闭。

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”她的心跳得更快了。

“好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只告诉你，谁都不会告诉。”

“我绝对不告诉别人。”

“我们系……有个女生跳楼了。”

“伤势重吗？”

“没有生命危险了。”

“那你有机会去开导开导她，不要被她反开导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你也要跳楼，我会去楼下接住你。”

她在指尖上蓄势待发的下一句话，就这么被他的黑色幽默打断了。她笑不出来，更没能把要问的话敲打出来。她要问的和他现在所营造的气氛，太格格不入了。

3

失水鱼儿没再纠缠午饭的事情，要求她明天去看篮球赛，全校第一轮淘汰赛，他们系对别的系。她以为他会上场，可他说不是，是他们宿舍小四上场。在她答应之后，他才离开。

去，还是不去？他们从来没有发过照片，他能从人群中认出她吗？而她又能认出他吗？隔着一层的相见，至少是安全的。

她为明天的未知莫名兴奋又莫名担忧。半年来，她没有哪一天不在想他。想着他的时候，她一度忘了她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但她没有忘记时时提醒自己，不可以。

铃——铃——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她惊得一跳。

她抓起电话，略带不悦地“喂”了一声。

“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是马连坤。

她只得锁了门，上楼去。

马连坤的办公室在二楼南边最里一间，门头有标牌：主任室。

她进去之后，他示意她把门关上。她转身关门的时候，瞟到外面有一抹柠檬黄闪过，但她很快把外面的景致统统用门板挡住。同样，门内的景致也被隔离开来。

马连坤用眼神把她引到沙发上坐下来，不说话，眯起眼静静打量她。

“马主任，找我什么事？”她只好先问。

“上午陈书记在，我没好问你。”他慢悠悠地开口。

“问什么？”她瞪大眼睛，等他的下半截话。

“前天晚上，发现许雨晴之前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或者听见什么？”

原来是调查线索来了。她暗舒一口气，精神大振，他能找她，说明他有心调查此事，并没有想着敷衍学生和家長，包庇肇事者。

她便凝神静思，努力回忆前天晚上的事情。

前天晚上，是她值班。她吃完晚饭就一直待在办公室，七点钟把全系巡视过一遍，没有任何异常，教室里有学生自习，教研室和办公室的灯都是暗的。她在办公室里和失水鱼儿聊天，一直到十点半，他提醒她该回去睡觉了，她才起身再次检查系里的情况。就是这时，她无意中从二楼楼梯间的窗户望出去，发现了地面上的许雨晴。那块草坪被一溜高过人头的灌木围住，校道上路过的人根本看不到里面。她发现许雨晴之后立即给值班领导马连坤和120打电话，他和救护车很快来到现场。他护送许雨晴到医院，让她回宿舍休息。她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张蕊正急匆匆地往外走。她还没来得及跟张蕊说话，张蕊就奔下楼去了。她后来才反应过来，张蕊是许雨晴的辅导员，想必是被马连坤通知去医院了。

那一夜，她辗转难眠，满脑子都是女生从楼上一跃而下的情景，感同身受的疼痛从梦中一直延续到天明，一颗心仿佛跟许雨晴一起坠向地面似的，支离破碎。

“没发现什么异常。”经过一番回想之后，她无奈地摇头回答。

马连坤没有表露出失望的神情，眯眼盯着她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那天晚上，还有别的老师在系里吗？”

“七点钟的时候我看过一遍，办公室的灯都是关的，那时候系里应该没有老师在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……一直在办公室里，十点多发现许雨晴，太着急没顾不上再去巡视。”

“你再好好想想，如果想起些什么，或者发现些什么异常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”

她一听便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，压低声音问：“那我能否去调查吗？”

他不置可否，只严肃地交代道：“要保密。”

她刷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明白！那我去了！”

“沉住气。”他再次交代，“另外，记住，不能再去找许雨晴了。她妈妈已经严重警告我们，不能再问许雨晴关于这件事的一丁点儿情况，说许雨晴被医院检查出有重度抑郁症，如果我们再给她施加压力，她可能会再次想不开！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她一惊，赶紧把头猛点两下。抑郁症她知道，得这种病的人动不动就有轻生念头。

“那许雨晴到底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？”她要搞清楚这一点。

“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她当然知道！她就是不肯告诉我们！”他对她的问题露出惊奇的表情。

原来如此，果然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……但即使许雨晴知道，故意隐瞒，错也在那男老师身上。为人师表，怎么可以染指女学生？就算是有感情，他也不应该这样做！男老师的一念之差，就会导致女学生的万劫不复！

她思绪万千地转身开门出去了。

虽然不能去接触许雨晴，但现在马主任允许她亲手去抓那个肇事者，老师中的败类了！虽然让许雨晴亲口说出来是最快捷的办法，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就算许雨晴不说，甚至不知道，她也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！她下意识地紧紧攥住拳头，欲把那个可恨的败类揪出来，狠狠揍一顿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！

于真，也许这是命运给你、给许雨晴的机会。她默默地对自己说。

但是，这件事应该从何查起呢？她略作思索，觉得应该从许雨晴所在班级有哪些男老师任课查起。他们应该是最可疑的“接触者”，许雨晴跟那个人的恋情，也许就是在平日的交流中培养起来的。果然是越